

她把治疗白血病的钱捐给了他,他得到急需的肝源后主动让给了别人,浙皖大学生村官爱心接力——

“肝”胆相照 让出“生机”



歙县潭渡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徐锋(中)帮助村民送粉丝上市



黄山市歙县嘉家商务酒店经理卫玮(右)看望徐锋



患白血病住院的黄炊发信息鼓励徐锋共同树立信心与病魔抗争

上个月,浙江衢州市大学生村官黄炊患上白血病,微博的力量吹响了人们情感的“集结号”。但在身患肝癌晚期的黄山大学生村官徐锋住进医院后,黄炊毅然将14800元爱心款转给了他。日前,医院有了与徐锋相匹配的肝源,但在得知有一个比他更严重的病人需要时,他毫不犹豫地让出了肝源。

与此同时,在徐锋的家乡歙县,一场倾城之爱在浓情上演,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募捐了25万多元爱心款,一股股温暖的力量从美丽的新安江流淌到千岛湖畔……

徐锋:他比我更急需肝源

昨日上午,记者与歙县乡亲们一行,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看到家乡来人,徐锋露出依旧纯朴灿烂的笑容。

“1月18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来了一个与自己相匹配的肝源,不过有一个比我更严重的病人需要它,就先让他移植了,我还能再坚持一两周时间。”在问起肝源的时候,徐锋平静地说。

2012年12月19日,25岁的歙县郑村镇潭渡村主任助理徐锋正在处理日常工作,猛地弯下腰,用手捂住了肝的位置。“突然,我的肝非常非常痛。”他告诉记者。

2012年12月24日,徐锋被查出肝癌晚期。“肿瘤长达8厘米”!50万肝移植手术费让原本清贫的家庭千钧压顶。

“徐锋非常懂事,参加工作这几年还自己节余了3万元,加上我和他妈妈近年打工挣的和向亲戚借的,目前,凑了10万元钱”,徐锋的父亲徐文高看着一张儿子在潭渡村帮农民销售粉丝的工作照片,照片中的他是一头浓密的头发,如今却是光光的头顶,他紧皱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

浙大一院肝胆外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肝癌进展很快,只需要3到6个

月,就会发展为晚期肝癌。不少人都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得病的,像徐锋现在这种情况,移植手术要尽快。

黄炊:我只是借花献佛

“最感动的是有一位跟我素昧平生的患白血病的大学生村官,在得知我的消息后,把全国各地大学生捐给他的14800万元捐给了我”,徐锋说的是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余家山头的比他小2岁的大学生村官黄炊。

在浙一医院城站分院,记者见到身患白血病的黄炊。

但在得知徐锋的事情后,想到徐锋的病情更危急,黄炊做出一个决定:将这一笔钱转捐给他。记者从黄炊的父亲黄柴运口中得知,黄炊得的是M5型白血病,病程比较长,需要进行长期的化疗后才能进行骨髓移植。

因为两位孩子的病情不容许他们走动,黄炊的父亲就亲自将钱送给徐锋,徐锋的父亲也多次来看望黄炊。黄炊和徐锋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记者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她戴着口罩,正在给徐锋发短信,露出半副苍白的脸和稀少的短发。

“他很着急用钱,我还不是很急,大家

现在,对于乐观的徐锋来说,进行肝移植手术是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由于没有文化,徐锋的父亲只能找个搬运工的工作,母亲则靠卖饼贴补家用。项锦红说,“徐锋患病后,感谢那么多好心

都是大学生村官,都是一个团队的。钱也都是全国大学生村官的,我只是借花献佛。”黄炊说。

乡亲:徐锋加油!

在徐锋的家乡,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加油。在当地网络上,也活跃着一群公益积极分子,他们通过论坛帖子、微博呼吁社会群体的关爱。目前,社会各界已捐款筹集了近20万元的爱心款。

团黄山市委青年联合会也为徐锋发出募捐倡议,得到该市青联委员积极响应。仅三天时间,已有54人捐款,金额3.6万多元,目前捐款仍在继续。

3年多来,徐锋利用自己学的计算机专业特长,为潭渡村建立了村务网站,把一些村里的工作及一些关于村民民生的计划都放在网站上。并在网上帮助当地农民销售粉丝等土特产。许多和徐锋接触过的村民及村干部都非常喜欢他。

在谈起村里的工作时,徐锋似乎忘记了病痛,显得异常兴奋:“年底村里的工作也特别多,统计工作、贫困户慰问、网上销售、扶贫项目……真想早点手术、早点出院,回到村里与老百姓一起过年。”

吴建平 汪春芳 记者 陈明 张火旺 文/图

人捐款,让一家人重新看到了希望。”

记者了解到,该县正通过网络向全国发出倡议,继续呼吁为徐锋捐献爱心: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爱心善举一定能汇成爱的暖流。

合肥金马保龄球馆“放假”后便不再开门 保龄球,别了?

1998年,高中毕业那年,合肥的张亨,最爱做的事,就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位于马鞍山路的天安保龄球馆打上几局保龄球。2011年2月28日,在合肥市市场屹立了近14年的天安保龄球馆退出市场。

从此,张亨把至少一月一次的保龄球活动,安排到了位于胜利路的金马保龄球馆。2013年1月1日至5日,保龄球馆放假。

记者随后从该球馆投资方合肥新站区管委会了解到,金马保龄球馆的此次“放假”,应该就是永久关门了。这也意味着,合肥最后一家对外开放的保龄球馆退出市场。曾经在合肥风靡一时的保龄球运动,难道就这样和大家说“拜拜”了吗? 记者 张华玮

困惑:曾经那么火,如今那么冷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保龄球作为“舶来品”刚刚引入国内,合肥人对于保龄球的热情程度,大大超出了金马、天安等试水者的预期。那时的保龄球行业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于是短短几年间,合肥大大小小产生了20余家保龄球馆,球道数超过500条。除了天安、金马,盛安、恒达、明珠、亚太、海中天等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至少2003年,合肥保龄球市场逐渐萎缩的时候,金马依旧红火。据新站区管委会工委工作人员徐亮介绍,“现在球馆设施老化非常严重,再经营下去,会有安全隐患。如果还想再开门,必须对设施全部更新,这可得上千万吧,球馆本身就在亏,应该不会再更新了,也就不会再开业了。”

对于金马保龄球馆由盛而衰的原因,徐亮表示,“我觉得,还是打球的人少了,群众基础没了,也就没钱赚了。”徐亮说。

但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王新胜不太赞同这个说法,“保龄球馆的建设和维护、运营成本太高了,这个项目的经营不是件容易事。”

而在2011年,合肥金马保龄球馆总经理胡俊梅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因为一时爆红,而导致合肥保龄球馆无节制增多,恶性竞争随之展开。价格一低再低,几乎是‘自杀式’的。要知道,降过价,就很难再提价了。”

未来:谁来为这项“业余爱好”买单

作为非奥项目,有多少人会对保龄球保持高度关注?有多少人记得,2010年,安徽籍选手张玉红和队友杨惠玲一起夺得一枚宝贵的亚运会铜牌,实现了保龄球亚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无人喝彩,这是保龄球运动在我省,乃至全国的最真实写照。”省体育局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书记、省保龄球协会秘书长张力兴告诉记者,“国家队的经费都非常少,这项运动,就像是纯粹的‘业余爱好’,在全国都处于凋零状态。”

“金马离去后,合肥市对外开放的保龄球馆就没有了。地市有一些个别的场馆,比如芜湖有个场馆,但很小,不可能承办真正的赛事,也没法成为普及运动的基地。”张力兴说,“稻香楼里好像有几条球道,金孔雀温泉那好像也有,但那都是辅助休闲项目。场地没了,运动爱好者估计会进一步萎缩。”

记者从合肥市体育局得到消息,青阳路合肥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附近有可能会建一座保龄球馆。但同时,合肥市体育局副局长高克环也说:“本来是想由企业来做,但没人敢接手,那么高的成本,怎么盈利?只能由政府主导,不走市场化道路。但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出台,不知最后能否实现。”

采访后记: 点点爱心汇暖流